
ICANN68 | 虚拟政策论坛 — 全体会议：ICANN 和 COVID-19 — 在当前环境下推进政策工作
马来西亚时间 (MYT) 2020 年 6 月 xx 日 (星期四) — 13:00 至 14:30

莎莉·纽维·科亨

(SALLY NEWELL COHEN): 很好。谢谢，里亚 (Ria)。我们重新开始吧。大家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欢迎参加 ICANN68 的最后一场全体会议“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推进政策工作”。我叫莎莉·纽维·科亨，是 ICANN 传播高级副总裁。

本次会议将由我来主持。

COVID-19 疫情以数不胜数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对 ICANN 而言，最大的影响在于我们无法面对面地交流互动。尽管世界许多地方处于停工状态，但 ICANN 社群还在继续工作。

这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社群适应了远程工作，与此同时，SO/AC 领导层、董事会和组织也快速调整了他们最紧迫的工作。

尽管一些与 COVID 有关的限制已经解除，但病毒仍然存在，对出行和大规模聚集的限制仍然有效。尽管如此，我们的工作必须继续。互联网社群需要它也理应获得它。

在本次会议中，我们将就克服 COVID-19 疫情带来的种种限制，推进 ICANN 社群的政策工作展开对话。ICANN 总裁兼 CEO 马跃然 (Goran Marby) 和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将和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们一道，分享他们对未来道路的看法。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现在，不像典型的公共论坛，我们在为本次政策论坛试点一种新的形式，我们将聚焦一个特定的主题。所有发言者都将探讨这个主题，我们征求与这个主题直接相关的所有社群反馈和意见。

在马腾讲完之后，在跃然讲完之后，以及在 SO/AC 领导讲完之后，你们将有机会各抒己见。在开始之前，我想稍微讲一下本次会议如何进行。

首先，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和 ICANN 总裁兼 CEO 马跃然将分别分享董事会和组织如何应对挑战的最新情况。在他们各自发言完之后，我们将征求你们的意见。

现在，我们的讨论组中也邀请到了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人。他们是：ASO 地址理事会主席阿夫塔卜·西迪基 (Aftab Siddiqui)；RSSAC 主席弗雷德·贝克 (Fred Baker)；ccNSO 理事会主席卡特里娜·萨塔克 (Katrina Sataki)；GNSO 主席基思·德拉泽克 (Keith Drazek)；GAC 主席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ALAC 主席莫琳·希亚德 (Maureen Hilyard)；以及 SSAC 主席罗德·拉斯穆森 (Rod Rasmussen)。

谢谢大家加入我们。

我将问他们每个人一系列问题，了解他们的社群团体是如何应对疫情的。在这之后你们也有机会提供反馈。

到你们反馈的时候，将会显示这张幻灯片。和公共论坛不同，我们不会显示计时器，但是我们要请你们将反馈和评论的时间限制在一分钟左右。这样就能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意见。

在这张幻灯片上你们可以看到，会议期间有两种方式可以提交反馈。第一种方式是加入队列，口头说出你的问题或反馈。你们可以在自己屏幕的下方找到举手图标。选择它将自动把你加入到发言者队列当中，在轮到你发言之前你的麦克风将保持关闭。在参加了这么多次会议之后，相信你们很多人对此都很熟悉了，但我还是要提醒，在我们这边开启你的声音的时候，将向你的屏幕发送一个通知，请求你也开启自己的麦克风。你也必须开启自己的麦克风，否则我们就没法听到你的声音。

当叫到你的名字时，就表示你可以说话了。请务必说出你的姓名，以方便我们记录。

第二种参与方式是，你可以提交书面问题到 Zoom 问答 (Q&A) 栏。同样你的问题将进入队列当中，之后会由远程参会经理詹姆斯·科尔 (James Cole) 大声读出。那时就表示轮到你了。

我们恳请大家，如果你要分享反馈，请不要把它放在聊天室里，因为这样无法加入队列。所以如果你希望有人为你大声读出来，就务必要把它放在问答栏中。

本次会议也提供西班牙语、法语、中文、俄语和阿拉伯语的同声传译。要了解怎样使用这个功能，在 ICANN68 会议日程的会议页面上提供了相关信息。聊天室里也提供了它的一个链接。

如果你想以其中一种语言来提问，我们也请你给参会者一点时间戴上耳机。

好的，话不多说，下面有请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开始他的发言。那么，马腾，交给你。

马腾·波特曼：

谢谢，莎莉。感谢你的精彩开场白和组织工作。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我在鹿特丹，祝欧洲和非洲的所有参会者上午好。也祝其他地方的参会者下午好或晚上好。我非常期待听到各位对疫情期间如何推进社群政策工作的想法和反馈。

不管我们面临着哪些挑战，也不管疫情的结果如何，未来可能发生哪些其他意想不到的状况，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群凝聚在一起，共克时艰，继续协同开展我们的工作。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社群依赖董事会的稳定领导，及时做出明智决策，并保持公开透明。

在整个疫情期间，董事会努力做到理性、主动、响应、务实，理解社群成员们所受到的深刻影响，以及我们遭遇了哪些前所未有的状况。

COVID-19 无疑迫使我们所有人改变了互动和会面的方式。今天它挑战我们寻找新的方式，但是通过这种工作方式，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好处。ICANN 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建立在包容的基础上，让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政策制定流程当中。多年来，社群通过远程方式进行了大量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六个月我们能够相对成功地将工作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怀念，我也非常怀念 ICANN 会议中进行的宝贵的人际交流，怀念与你们握手、短暂地私下对话，甚至是共进晚餐的机会。

或许我们可以利用像“fikas”也就是 ICANN68 期间的咖啡半小时这样的机会来弥补这一点。面对面会议目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在我们规划未来的公共会议时，包括同样将以虚拟方式召开的年度大会，我们将利用从两届完全虚拟会议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并承诺继续改进。

我们很肯定一点，为做到真正的包容，我们必须继续提供这些强大的远程参会工具，不管未来还将发生什么。我们学会了更加珍惜这项工作。

所以我要感谢参与这些会议设置工作的每一位同事，感谢你们想方设法加强互动性和协作性。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社群成员。这一直是一项团队工作，我们大家都享受到了你们的工作成果。

董事会自身也适应了新的环境。我们调整了运营优先事项，并继续努力朝着我们的目标迈进。

首先，董事会有义务确保 ICANN 履行章程规定的责任，包括确保 ICANN 保持一个稳健的财务状况。

最近我们完成了 2021-2025 财年运营和财务规划，包括根据当前的全球环境做了一些更改。我们相信，要确保 ICANN 的持续成功，这些更改是必不可少的。

董事会也审查了更新 ICANN 五年战略规划的最佳方法。过去几个月的状况表明，我们必须能够适应新的、无法预见的形势。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必须能够继续履行我们的使命，不管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通过持续更新战略规划，我们将能够调整我们的目标，以满足全球互联网社群不断变化的需求。董事会一直与 ICANN 组织密切合作，以便更好地了解风险情况，而且我们十分欣赏他们以非常专业的方式收集和呈现的信息。

对董事会而言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理解决策中所包含的全球公共利益，为此我们开始试点了一个框架。接下来几个月你们将听到更多这方面的信息。

与此一脉相承的是，我们如何最好地利用 ICANN 《合法性调查》和 CERT 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所提供的数据。ICANN 组织和社群生成了大量宝贵的信息。董事会渴望找到新的方式将这些信息纳入决策流程。

我们也将这种对人的特别关注引入到了董事会的社交当中，在那里我们谈论除了 ICANN 工作以外的其他事情。作为人类和同事，我们学会了更好地理解彼此，在面对所有这些新的不确定性时坚定地站在一起。

本次疫情肯定改变了我们的工作重点。但我们并没有丢掉我们设定的目标。我们致力于推进我们的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对社群保持信息透明。

我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营造一个人人都感到受欢迎、能够安全发声、表达想法的环境。董事会致力于确保 ICANN 是一个没有骚扰的环境，我也非常期待来自反骚扰工作组的建议。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期待听到你们的意见。

交回给你，莎莉。

莎莉·纽维·科亨： 非常感谢，马腾。董事会的工作和规划确实非常有趣。

下面看看社群有没有什么意见或问题。

詹姆士，你那里有吗？

詹姆士·科尔： 有，鲁本斯 库尔 (Rubens Kuhl) 提了一个意见。政策论坛应该更多地探讨如何推进政策制定，而不是一系列网络研讨会。政策制定活动非常有限，尽管社群领导层提出了请求。

莎莉·纽维·科亨： 好的。谢谢。

马跃然： 我来说明一下？

莎莉·纽维·科亨： 跃然，有请。请讲。

马跃然： 在这里 ICANN 董事会和组织是为了促进社群内部的讨论。我们有这个空间，但很大程度上是由社群决定要往这个空间里填入什么。

所以这是我对你的一个回应，我想 SO 和 AC 领导稍后可以回应一下，他们深入参与了本届会议实际日程的设置工作。

马腾·波特曼： 非常赞同。

莎莉·纽维·科亨： 好的。谢谢。我想队列里还有其他人，詹姆士？

詹姆士·科尔： 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举了手，请讲。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塞巴斯蒂安·巴肖莱。因为跃然在之前的会议中要我讲英语，所以我会照做，但还是要感谢你们为本场多语言会议所做的努力。我也很感谢你们邀请到了 SO 和 AC 的领导，以及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的领导。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方式。

无疑，经过设置，在网络研讨会遭遇 Zoom 轰炸之后，信息的交流减少了。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很痛苦，我想如果要避免这种舒适性和工作方式的退化，我们就要齐心协力为下次会议找到更好的方式。

我知道董事会并没有就下届会议继续以虚拟方式举办做出全体一致的决定。我很想了解其他建议是什么，是否能为将来进行讨论，因为如果我对提议的理解没错的话，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但是眼下我对内情还不甚了解。

感谢你的时间和回答。

谢谢。

马腾·波特曼：

谢谢，塞巴斯蒂安。

在董事会，正如我们做出的任何决定一样，我们会对方方面面进行深入严肃的讨论。最终，我们支持大家一起做出的决定。但是董事会中的意见总是会被听到，我认为这么做非常健康也很有用。但是，这个决定确实得到了董事会的支持。所以，谢谢你。

跃然，你也有话要说吗？

马跃然：

谢谢，塞巴斯蒂安。

关于第一部分，是的，我们同意，我们应该继续探讨如何以虚拟方式召开会议。在技术的帮助下，在你们的意见帮助下，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大家都知道，必须要做出一些改进。我很期待你们的反馈，这样我们就能使下一届 ICANN 会议变得更好。

第二，我们我要补充马腾说的，稍后我们会回到这个讨论，也就是关于会议形式的讨论。我们都会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稍后你会得到更多回答。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跃然和马腾。我想队列中还有一个问题，之后将由跃然发言。

詹姆士，请你读一下。

詹姆士·科尔：

实际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来自詹姆斯·布雷德尔 (James Bladel)：有数不清的会议探讨了 DNS 滥用的不同方面。有必要召开所有这些单独的会议吗？我们是否错过了把它们整合成一个会议从而简化议程的机会？

马腾·波特曼：

所有会议都是由各自的社群小组或者是应社群的要求组织的，比如全体会议，其中包括一个跨社群组织小组。我们希望这些会议相辅相成，共同提供有用的信息和讨论机会。

未来，我们将继续和所有社群领袖合作，在组织的促进下，继续确保会议尽可能的精简高效。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马腾。

跃然，有需要补充的吗？

马跃然：

没有。我想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詹姆斯。你知道，我参与了其中很多会议。所以我也有一些反思。谈到像滥用这样的问题时，我们不同的团体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我想这么做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没错，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讨论，但其中有细微的差异，也可以统一大家对此的认识。我认为这这也是一个积极的方面。但是你知道我的，我总是看到积极的一面。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问答栏中还有一个问题，之后也有人要发言。詹姆士，请先读问答栏。

詹姆士·科尔： 好的。请原谅。我可能会念错你的名字，西瓦苏布拉马尼亚 (Sivasubramanian)。他的问题是：在 COVID 期间，见面会议都放到了线上进行，所有 ICANN 例行电话会议也基本上都在线上进行，那么有没有一个设备策略？比如，在 Google 推出 G Suite 服务时，至少在初期，像电子邮件和聊天这样的应用程序将只能在遵守某个设备策略的设备上设置，更简单的方法是要求用户必须安装设备策略软件。如果有一个设备策略，ICANN 会议将变得更安全，参会人员也能够更轻松地安装软件，同时符合某种分层匿名的规定。

莎莉·纽维·科亨： 好的。

马跃然： 谢谢。我想，ICANN 社群理应有权在他们选择的设备上参与。我们试图以最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有 Apple 用户、Google 用户，还有 Linux 用户等等，我们努力构建一些能够在许多不同类型的设备上使用的工具。

在 ICANN 组织内部，我们有自己的设备使用策略。这是为了成本效益、为了培训等等。

但是我想 ICANN 社群成员应该会认同，他们应该能够自己决定他们使用哪种设备。有趣的是，通常在普通的 ICANN 会议期间，我们也经常看到，每一位 ICANN 会议的参加者平均都有四到五台设备，也就是说他们同时拥有很多不同的设备。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

我想下面有人要发言。有人举了手。

詹姆士，请打开他们的麦克风。

詹姆士·科尔：

下面请福尔克尔 (Volker) 发言。福尔克尔，请打开你的麦克风，你可以说话了。

福尔克尔·格莱曼

(VOLKER GREIMANN)：

好的，谢谢。我是福尔克尔·格莱曼。

我想对社群来说，重要的是能够分享和交流意见，讨论对我们很重要的问题。为此，拥有一个能够进行开放讨论的场地很重要。

过去的会议特别是本次会议感觉有点像专家组讨论和网络研讨会，最后的问答时间少得可怜，因为所有发言人和专家组成员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但是这样几乎不能真正地交换意见。我认为这一点在汉堡会议上应该改进，让大家能够进行更开放、更自由的讨论，少一点结构化的、预先计划好的讨论。谢谢。

马腾·波特曼：

谢谢。我想肯定的是，对于这个意见以及通过莎莉的系统提交的其他意见，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莎莉，也许你可以稍微说明一下怎么样能够提供反馈，因为我们确实需要这些反馈来确保我们持续不断地改进。

莎莉·纽维·科亨：

当然。你们可以参加一项调查，这是分享你们想法的一个绝佳机会。我想社群和董事会都很渴望收到这些反馈，因为我们一直在找机会持续增强这些会议，提升它们的价值，优化时间的分配。所以，谢谢你。

我想由于时间关系，说到这里，我们将留出更多时间来提问。但是现在要请跃然花一点时间来分享他的看法。

我不知道你开始说了吗，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跃然。

马跃然：

有时我和塞巴斯蒂安有着同样的苦恼，都找不到声音键。抱歉。

不管怎么说，在我正式开始之前，我要感谢各位使此次虚拟政策论坛变为可能。我认为，实际上社群、董事会和组织，我们合作得非常不错。合作的数量也非常惊人。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我们总会有东西需要学习，我为我做的事情负责。但是局面一直都很好。

在正式开始发言之前，我想要先恭喜今年社群杰出贡献奖的获得者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Olivier Crepin-Leblond)。这个奖旨在表彰成员多年来在 ICANN 社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如果我在现场，我会

邀请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我想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不能站在那里实实在在地为他鼓掌。这是种...

我也要感谢社群评选小组、组织团队的努力，感谢奥利维尔本人拿出这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方案，至少让我们以某种形式在线上向他致敬。我鼓励大家在 ICANN 的 YouTube 频道上观看奥利维尔和评选专家组成员玛格丽塔 巴尔德斯 (Margarita Valdes) 的访谈。请上去看一下。

奥利维尔，我要再一次代表我本人和其他所有人向你表示祝贺。你当之无愧。

我考虑了你们在这里发表的一些意见。我想，过去四天，我们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讨论。我认为这些会议非常富有成效，实际上我有了更多时间来参与和聆听其中很多会议。

我认为以本场会议收尾非常合适，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并讨论未来如何改进。但是话虽如此，我们对这段时间顺利地一起工作以及你们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印象深刻。

所以让我们稍微谈谈 ICANN 组织，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做了什么。我想第一点要承认的是，在此次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全世界实际上都在依赖互联网。由于疫情，很多扇门都关闭了，全世界的人们都借助这个名叫互联网的东西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ICANN 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全世界人民需要的。

作为 ICANN 组织总裁兼 CEO，我对 ICANN 组织的职责是，促进社群对话，实施董事会的决定，跟进这些决定，开展包括运行 IANA 在内

的技术工作，并确保比如说让政府参与进来，确保没有任何立法对 ICANN 制定政策的能力产生影响，等等。

这是章程所定义的。接下来我会谈一谈过去几个月我们集中在做的一些事情。我想首先要反思的就是，四年前我刚刚加入时，我和我的团队首先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开始思考风险并规划风险。哪些事情会出错？这不是一夜之间的变化，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但是董事会、董事会风险委员会和我的团队一起，我们开始积极制定连续的规划，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我们从来没有为疫情做出规划；但是我们有一些可以在疫情发生时派上用场的工具。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很早的时候，实际上是在 ICANN 坎昆会议期间，我们就关闭了我们的办公室，确保人们可以在家办公。

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团队，在居家办公期间，坐在自己的公寓里，在自己家里，既要照顾孩子，还要工作到深夜。这段时间，他们为支持社群、支持高管团队和董事会，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他们也是召开全远程会议。对此我很自豪。

另外一些事情 — 马腾也提到了。我们非常努力确保我们拥有一项最重要的资产，实际上就是现金和筹资。你知道，在此次响应中，我们不得不调整一些目标，调整一些工作重点。我们更新了财务规划，这一点马腾也提到了，因为它不安全 — 听起来可能很枯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为我们的工作筹资，那么你们开展工作时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在本场对话中，你们很多人提到，的确，围绕滥用展开了大量活动。我恰好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讨论。ICANN 在其中的作用是，我们支持并促进社群内部的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社群内部的讨论，在滥用方面如何开展后续工作。

我们的作用是，除了合规工作以外，比如，使用我们构建的工具，也就是我们讨论过的 DAAR、健康指标，还有一个新事物，我一下不记得叫什么了，了解我们与签约方合作的声誉情况。这些事情我们曾经做过，并且过去几个月也一直在做。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和滥用有一定关联，但不是这里定义的 DNS 滥用，而是实实在在地滥用真实的 DNS 系统。这段时间我们着手去做的一件事就是 — 过去几年，全球涌现出大量针对 DNS 系统的不同攻击。我们很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这段时间，我宣布成立了一个 — 这里我没法说简称，因为它很复杂 — 就是 DNS 安全协调计划技术研究组。我想，现在我可以请你们为这个项目取一个更好的名字。

它是在我们其中一位董事会联络人的领导之下，那就是 SSAC 董事会联络人梅里克 (Merike)，她正在协调这项工作。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召集了网络安全、DNS 安全、网络架构和应急协调领域的一些顶尖专家。他们将提供建议，告诉 ICANN 应该做些什么来加强与利益相关方在 DNS 生态系统中的合作和互动，帮助改进全球真实 DNS 系统的安全。

如果一个顶级域遭到入侵，那么它下面发生的一切都将遭到入侵。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顶级域遭到入侵，将会造成多大的后果。

但也是在这段时间，我们继续与政府合作，与 IGO 合作。我们开始发出更多有关我们在做什么的讯息。我们编写各种各样的文件，提供后续工作的信息，这也得到了你们的认可，因此，我们将增加一类面向社群的思考文件，这样你们也可以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此次疫情期间，有一件事变得非常明显，那就是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与你们在社群中互动的方式，因为尽管你们在特定的小组中工作，但是要知道，你们也会在社群的不同团体之间开展合作。

我们接受远程参会，并努力寻找与社群互动的一些新方式。例如，GSE 在线上举办了一些地区性活动，以确保本地区的人们继续保持良好的互动，这些活动非常受欢迎。我们选择要讨论的一些具体事项，我们自己研究本地区考虑的问题，但是也进行良好的对话。

我们也利用这次机会在 ICANN 学习中心平台上增加了更多课程和项目。这个平台已经上线好几年了。你们将看到我们做了大量改进，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因为对委员会的新成员来说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平台，他们可以从了解到，要成为一名活跃的理性参与者，需要掌握哪些信息和技能。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也学习了上面的一些课程，因为即使我不认为自己是新人，我也能从中学到很多。

当然，你们经常看到，政策制定支持小组在不断促进社群的持续政策制定工作。我们并没有对它做出规划。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希望减少参与我们在所有时区支持的很多工作组（听不清）。你们，社群，没有丝毫懈怠。你们开展的合作、举办的会议数量、完成的工作量，都非常惊人。我的团队对你们在设置这些会议方面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下面谈谈我们在这里也要探讨的一个问题：现在要做什么。几个月前，我们开始和 SO 和 AC 领导层开会，讨论了多个不同的事项，当然其中之一就是现在 ICANN 会议要怎么做。基于这一对话，我们制作了一份文件，并且已经将它重新发送给了 SO 和 AC 领导层。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地讨论它，我们不希望今天醒来，第二天就要召开全部的会议。接下来我们会采取分阶段的方法。

我的本意、希望和信念，是回归到面对面会议，但是它将充满挑战。人们还愿意出差吗？他们能出差吗？会不会有出行限制？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我们必须合力解决 — 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怎么样互动？接下来我们如何最好地支持社群？

所以我期待进行这个对话，也希望收到你们的意见。这个对话不会到此为止。同时我也要衷心感谢今天来参会的 SO 和 AC 领导，因为他们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并且在这些讨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一直在确保不管发生了什么，在处理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时都会采用一个自下而上的流程，促进会议的开展，因为社群就在那里。

非常感谢。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跃然。谢谢你的评论。

下面我们继续听听社群的反馈。同样，你们可以选择举手，或者写在问答栏里。我想已经有人想要发言，作为提醒，请说慢一点，以方便翻译，同时也请报上姓名。

詹姆士。

詹姆士·科尔：

第一个要发言的是马克·达蒂格尔德 (Mark Datysgeld)。马克，请讲。

马克·达蒂格尔德：

非常感谢。我是来自 BC 的马克·达蒂格尔德，即将就任 GNSO 理事。我非常想要恭喜 ICANN 员工，特别是在虚拟茶歇时。我想这是上次饱受诟病的地方，人们抱怨缺乏互动，缺乏社群成员之间的沟通。你没有任何机会进行这种有机的互动。我几乎参加了所有的茶歇。它不仅可以通过非常随机的方式进一步认识社群中的一些成员，而且还超级有趣，但与此同时，是工作人员给予了这种体验极大的支持。他们确实非常努力地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我想请求我们扩大这种体验，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往线上走。我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方式。我希望看到更多互动、更多活动。我希望见识到更多，因为从中我了解到社群成员的很多事情，这些是我以前所不曾了解的。我甚至知道谢丽尔 (Cheryl) 以前经常玩角色扮演游戏，这太酷了。

所以，对，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请求。或者，不管这是由谁组织的，请更多地放权给他们。这是非常积极的，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种在艰难时期继续进行这些有机互动的方式。

谢谢。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你，马克。

马跃然： 谢谢你，马克。有人提出了这个建议。在 ICANN，我们应该更加经常地进行社交通话，并推广到地区性讨论平台上。我也很高兴慢慢教会你说瑞典语的茶歇“fika”。

（笑声）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跃然。

我看到乔纳森·扎克 (Jonathan Zuck) 在排队。我们会开启你的声音，乔纳森。

乔纳森·扎克： 谢谢。我叫乔纳森·扎克。

我要问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现在问是不是合适的时机，但是既然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在线下活动，那么我知道 OKTA 和其他人在寻求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像 Slack 之类的工具可以使我们的 — 我想说线下，但仍然是线上的 — 会议、Zoom 讨论更加结构化，更加富有成效。我认为这个工具在会议间隔期间很有用。

所以我知道这些对话进展得怎么样了。

马跃然：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要推销我们正在开展的调查。你提出的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会考虑。这就是我们开展这个调查的原因之一。我认为这一次的调查甚至更加重要，因为有很多很好的点子。为了拥有一个持续的社交平台以便能进行互动，我知道比如有

很多人都在使用 Skype 互动。但是，乔纳森，我们将进行这个（听不清）。

莎莉·纽维·科亨：

好的。谢谢。

我们还收到了一条意见，之后我们将继续下一部分的讨论。

詹姆士，请你读一下。

詹姆士·科尔：

好的。这条意见来自玛丽塔·摩尔 (Marita Moll)：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一些国家只在本国/本地区内保持开放。在这段时间内，人们可能会对举办地区性会议产生一些想法。

马跃然：

对，我想我们下载了文件和提案，SO 和 AC 的领导们也会把它们带回家。但是，面对面会议的想法也许是对的，我们可以将召开地区性会议作为第一步，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也有点担心，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也需要你的帮助，因为 ICANN 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你们要见面。那会发生什么情况，比如说，一场普通的政策会议有大约 1500 人或 1700 人参加。所以进行政策讨论时，我们可以让 200 人进来，还有 1000 人坐在外面。这会成为协同工作的佳话，还是会造成不平等的地位？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一起来解决，我也非常期待你的建议。

莎莉·纽维·科亨：

好的。我也要补充一点，地区性会议和特定主题会议是早期回归阶段的一部分，当然，要遵守当地法律和适用限制。我想，你们很快就会了解到更多相关信息。

感谢大家到目前为止提供的建议。提醒一下，在本次会议结束前还会有时间听取大家的反馈和意见。

下面我们要请 ICANN 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的领导发言。再次欢迎你们。

我会问每位领导一个与他们社群特别相关的问题，之后会向所有人提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试着回答。

我想首先从 ASO 地址理事会的阿夫塔卜·西迪基 (Aftab Siddiqui) 开始。

那么，阿夫塔卜，不同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的很多政策工作都是通过电子邮件清单和定期会议来进行的。上个月的欧洲网协 (RIPE) 会议是虚拟会议，它在九月份的会议也是如此。下一次 — 抱歉。下一次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APNIC) 会议也将采取虚拟形式。

虚拟化是如何影响 RIR 和整个 ASO NRO 工作的，基于你们社群走向虚拟的原因和体验，你对 ICANN 有哪些建议？

阿夫塔卜·西迪基：

你好，莎莉。大家好。阿夫塔卜·西迪基。

是的，你说得没错，RIR 日程中的唯一实体活动实际上是在与我们相邻的墨尔本进行的，那时是二月初，连着亚太地区互联网运营技术大会 (APRICOT)，一些来自 ICANN 的朋友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事

实上，对任何成员来说，那都是社群日程中的最后一场活动，因为就在那次活动之后，我回到家紧接着就收到消息，颁发了一个禁行令，一直到三月底，后来又延长到六月底，现在变成了十二月底。希望明年就可以出行了。

但是，的确，就像你说的，PDP 流程，尽管每一个 RIR 的政策制定流程都有些许差异，但是大部分都要依赖各种电子邮件讨论和在邮件中达成的共识。不过在部分 RIR 的案例中，你必须（以特定的形式）达成共识，有人称之为现场表决，特别是对 APNIC 来说。所以九月份的会议将会有些麻烦，它也是一场虚拟会议，讨论如何开展政策制定工作。

RIPE，当然，也变成了一场虚拟会议。下一次会议将是虚拟会议。ARIN 变为虚拟，同时这也将发生在 LACNIC。

所以政策制定流程仍然在进行。当然，这个流程会有点慢。不再有人在麦克风前大排长龙。不再有茶歇期间的热烈讨论，对政策的利弊争论不休。但它仍在进行。希望我们会努力适应。

用数字说话，从见面会议到虚拟会议，我们的会议数量增加了至少十倍。至少在亚太地区，APNIC 通过（听不清）活动在开展一些交流。RIPE 举办了一场虚拟会议。会议参与度很高，有数百人参加，也许我可以这样说，其中一场全体会议大约有 500 到 600 人参加。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习以为常了，但是有人提出了这一点。

但是有人提出了这一点，互动和交流部分缺失了。比方说茶歇，我参加过一次。气氛非常好。RIPE 也搞了同样的“在家做饭”环节。那是个很棒的想法。我不能这么做，因为对我来说那是早上 6 点钟，但这样更放松，可以更开放地讨论，畅所欲言。当然，在

Zoom 轰炸方面，哪些人可以进来，哪些人不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但是如果你有登记，就可以让人进来，知道谁能进来，谁不能进来。这很容易。保持短小，但数量尽可能多，这样人们就可以每次都参加。

我对 ICANN 安排的虚拟会议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从号码社群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向更广大的 ICANN 社群分享号码更新，而这是我们曾经在所有 ICANN 会议上都会去做的。这是唯一有缺憾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们对此有任何问题，在这里我都可以回答。很高兴能与大家交流分享。

莎莉·纽维·科亨：

非常感谢，阿夫塔卜。这是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我想我们听到了一个趋势，未来将有更多更非正式的互动机会。感谢你的建议。

我的下一个问题要问 ccNSO 理事会主席卡特里娜·萨塔克 (Katrina Sasaki)。卡特里娜，ccNSO 正在考虑同时进行几个政策制定流程，我想这可能是第一次。

在 ICANN67，也就是首届虚拟社群论坛期间，尽管 ccNSO 成员可能自己参加了许多会议，但 ccNSO 没有举行实际会议。但是我了解到，ccNSO 一直在面向 ccTLD 经理人和 GAC 等举行政策网络研讨会。本周你们也举行了几次重要的会议。

我要问你的问题是：你认为采用分阶段回归 ICANN 大型面对面会议的方法将对 ccNSO 的工作重点和工作节奏带来哪些不同？

卡特里娜·萨塔克：

非常感谢，莎莉。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交流。

是的，莎莉，你说的没错。我们的 PDP 并没有做过头，因为 ccNSO 政策制定的范围在 ICANN 章程中是非常有限的。

的确，我们即将开始招募新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第四次 PDP，与此同时第三次仍在进行当中。的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我们会有两个 PDP 并列进行。

我们决定不召开原定于在坎昆会议期间举行的任何会议，这也是真的。但是，也许不能说我们用网络研讨会取代了它们，这是不公平的。实际情况是，在此次疫情开始很久以前，我们就开始利用网络研讨会，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似的。

其用意是为了触达那些并非经常参加 ICANN 面对面会议的 ccNSO 成员和非成员，因为公平地说，不是人人都能来参加面对面会议。如果你要来参加会议，就意味着你要有必要的资源。金钱，时间，这些都是人们参加这些会议时需要付出的。

因此，我们决定，使 ccNSO 更加亲近那些无法到现场参加面对面会议的人。所以，在疫情之前，我们就举办了那些网络研讨会。当然，这个经验也帮助了我们。我们努力扩大这些网络研讨会的范围。的确，我们为我们不同的 PDP 做了很多工作。

即使面对面会议，对于那些从事政策制定或政策相关工作的人来说，面对面会议通常意味着会取得良好的进展，有时甚至可能是突破。但是大部分工作要在这些会议间隔期间进行。当你参加面对面会议时，尽管会讨论具体的主题，但主要工作仍然是在会议间隔期间完成的。

因此，没错，谈到你的问题，那么，我们将开始这样的工作节奏。我们的 PDP 通常要花几年时间。而且，我不认为从面对面转向虚拟会大大增加这个时间，这样在 PDP 完成之前人们早就要退休了。但是，的确，它当然会有一些影响。

另外谈到工作重点，如果从面对面到虚拟会对我们的工作重点产生影响，那么很可能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所以我想工作重点不会发生变化，从一般会员来说。

可能发生变化的是我们用来完成必要工作的工具，以及用来讨论它们、用来推进工作等等的手段。

所以分阶段回归，可能我稍后会谈到这个计划。现在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莎莉·纽维·科亨：

非常感谢。很感谢你的回复。我想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你们已经采取的做法，并且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包容难以出席会议的人员。谢谢。

下一个问题要问 GNSO 主席基思·德拉泽克 (Keith Drazek)。基思，在深入了解目前和未来的项目以及使用一些项目管理工具方面，GNSO 理事会也许走在了前面。有关如何管理 GNSO 现有的工作量，包括三个主要的 PDP 和待定项目，也在进行持续的讨论。

那么 GNSO 理事会如何排列这些活动的优先次序？缺乏面对面会议又是如何影响 PDP 进展的？

基思·德拉泽克：

你好，莎莉。非常感谢。大家好。很高兴能来到这里。我们欢迎所有的参与者。

我想我要回答三个方面。一是简要介绍我们目前的工作，展望一下我们未来的工作以及它们的优先次序，然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方法。

我想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GNSO 理事会早在一月份，也就是此次疫情引起大部分人的警觉之前，就开始对 2020-2021 年的工作优先次序做出了安排。所以我认为，在其中一些讨论方面，我们稍微领先一步，做了一些预备工作。不过显然，随着疫情的到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很高兴地报告，你们所说的这些正在进行的 PDP，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这三个主要的 PDP，都在照常开展，并且依然会在今年完成他们的工作。

EPDP 第 2 阶段工作现在的目标是在七月底结束。

RPM PDP 工作组的目标是在 3 季度末或 4 季度初完成他们的工作。

而后续程序 PDP 工作的目标也是在 3 季度末或 4 季度初完成。

所以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包括本周，参与这些 PDP 工作组的人，他们的活动、承诺和投入度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实际上，我认为，如果不出别的意外的话，这些工作组，以及这些工作组的领导和成员，都致力于切实推进这些持续的 PDP 走向结束。

所以我认为这是需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这些工作、承诺、时间和精力并不是无意义的。事实是，人们加倍努力希望在今年实现良

好落地，实际上这将为我们作为 GNSO 理事会开始启动新的工作扫清障碍。

目前，我们的管道内有大量的工作。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处理能力。但是，随着这三个 PDP — 我应该说明，RPM PDP 第 1 阶段的工作将于今年结束。

这些小组工作的结束将让我们 GNSO 社群乃至更广大的社群拥有机会和带宽，能够开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新的工作。

在新工作的优先次序方面，我认为有必要指出 GNSO 理事会将开始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且是在计划管理水平上，而不仅仅是在项目管理水平上。我要赞许 ICANN 政策同事今年给予 GNSO 理事会的支持，在我们进行这个过渡和转变，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时候。

计划管理的概念是指，我们会审视其他依赖条件，努力确保在我们启动新工作的时候，了解在我们的工作量优先次序表中还有哪些其他事项。你知道，我们实际上有能力做出明智的、理性的决定，考虑到其他可能存在的、与其他部分的社群和其他部分的工作相关的依赖条件。

而项目管理实际上是专注在我们的 gTLD 职权范围内管理 PDP，政策制定流程。这就是我们已经多次谈到的、持续推行的 PDP 3.0 改革。而且我想要告诉社群的是，GNSO 理事会将在 ICANN68 之后、ICANN69 之前的某个时间举办一个社群网络研讨会，介绍和说明 PDP 3.0 改进和实施的最新情况，分享当中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更多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最后我谈谈工作方法。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从某种程度上说，因为 GNSO 社群已经有自己的利益相关方团体和选区，而且每个团体基本上都是以虚拟方式运营和开会，所以我认为，在此期间大家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能够以虚拟方式开展工作。我想我们并没有看到进度的放缓，反而是在我们的 PDP 中以及在我们社群的各个部分中，都开展了良好的工作，而且实际上是实质性工作。

但是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其实是：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对我们努力达成共识的能力有什么影响？我认为，对我来说归根结底就是关系。我们在 ICANN 空间内、ICANN 社群内以及我们的政策制定工作，探讨政策实施，基于关系去做的事太多了。我的担忧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努力解决如何管理以及如何缓解对我们继续扩大关系、深化关系、进行这些走廊谈话的能力的负面影响。通过这些谈话，你们想要解决真正棘手的问题，并回到小组当中，试着找到一个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商量折衷并达成共识的途径。我认为能够完成我们的工作，达成共识并找到折衷方案，这是对 GNSO 和更广大社群的挑战。

最后，我同意寻找社会参与、个人参与的机会，有机会进行对话，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莎莉。

莎莉·纽维·科亨：

非常感谢基思。我想 — 恭喜你们理事会，因为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保持了干劲，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内，对吧？它应对了所有这些事情。而且你说的对，有很多善意存在于关系之中。继续寻找方式建立这些关系，将会是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挑战。所以，谢谢你。

我的下一个问题要问 ALAC 主席莫琳·希亚德 (Maureen Hilyard)。

莫琳，我们听到你提出了一个挑战，就是虚拟会议及其对良好连接性和强大在线工具的依赖，包括口译和笔译，会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参与者以及对 ICANN 政策流程不太熟悉的参与者 — 不管他们来自哪里 — 带来更大的影响。

那么在帮助这些受影响的社群成员参与方面，一般会员社群有哪些建议？现阶段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没有其他应该考虑的预算重点？

莫琳·希亚德：

谢谢。莎莉，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人们提出了很多建议。但是在考虑大部分志愿者所面临的挑战时，在我们试图鼓励志愿者加入我们一般会员时，我们确实意识到 ICANN 在互联网使用的个人体验方面可以做的很少，尽管在签约时我们将此作为一种责任，即使我们可能不知道这种程度的参与最终会带来什么。

它会影响连接性和访问性等问题。

我们的会员不得不应对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所以想要找到一个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即使在志愿者的此次封锁期间所处的个人工作环境方面，缺乏个人空间，同时应对家庭、工作和 ICANN 活动，也对一些人的参与率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像长时间对着屏幕产生的疲劳或 Zoom 连接问题。

但是我想，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我们感觉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件事是，因为虚拟外展对我们来说成为了一种新常态，所以我们的发展团队想要打造新的面向新成员的在线学习计划。但是他们很失望，无法使用 ICANN 工具事实上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们无法使用 ICANN 工具，也就无法更轻松地将我们的想法导入到标准课程开发机制中。

但与此同时，也很少鼓励团队尝试使用其他可能可用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提供另外一种更有效开展必要工作的方式。

在做事方式上，一般会员必须更富创意，因为我们的任务是鼓励具有各种各样背景和能力的人。我们要努力让他们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工作并参加 ICANN 活动。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要自费。

所以当然，财务补助是另一个常见的请求。对于这些虚拟的 ICANN 会议，有人建议 — 我已经把这个建议发出来了 — 那就是，为资助领导者参加 ICANN 会议而通常会提供给他们每日津贴，也可以提供给那些为设置和参与我们的会议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你知道，这可以补偿他们在 ICANN 休会期间所做的工作，也可以弥补在 ICANN 会议之前、期间和之后所花的互联网连接成本。

但是我认为在线会议的一个令人失望之处在于，我们一般会员真的非常努力来确保社群内不会出现成员和他们的同事及领导之间中断联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社群 Skype 聊天室，它非常活跃，这有助于我们的社群交际，维持彼此间的社交联系。这对凝聚我们的社群非常重要。它是免费的，但是社群只有真正团结，才能变得有效。比如，在这个聊天室里，我们会分享开心的时

刻，比如奥利维尔近期的获奖，也会分享艰难的时刻，比如近期的墨西哥地震，我们要确保我们社群的九名成员都安然无恙。

最后，你知道，如果获得财务补助的话，我们会非常欢迎，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得到工具利用方面的支持，包括翻译工具在内。那将鼓励人们不仅是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还能与彼此交流互动，从而能壮大和加强我们的社群，使人们能够保持联系，与彼此以及与其他社群分享他们的担忧和经验，就像基思说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我想，我们要不断给 ICANN 加深印象，让它知道这些是我们需要的。

谢谢。

莎莉·纽维·科亨：

非常感谢，莫琳。你的所有想法都会被考虑，我向你肯定。

我的下一个问题要问 GAC 主席玛娜尔·伊斯梅尔 (Manal Ismail)。

玛娜尔，近几年来，GAC 把更多工作放到闭会期间进行。它也积极参与了多个 PDP 和跨社群讨论，显然这给自愿加入这些小组的 GAC 成员带来了一定的工作量影响。

GAC 如何安排工作的优先次序，它是如何处理闭会期间会议和虚拟会议的，特别是考虑到每届 ICANN 会议上发布的 GAC 公报的重要性？

玛娜尔·伊斯梅尔：

非常感谢，莎莉，大家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

莎莉，就像你说的，过去 GAC 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会上进行，面对面进行。现在，由于当下的环境充满挑战，随着反复举行的虚拟会议，当然我们也必须做出改变，以面对这种情况，应对虚拟设置所带来的挑战。

所以就像你说的，莎莉，自从不用等待面对面会议之后，GAC 就把更多工作放在闭会期间进行。这帮助简化了我们的工作，将工作平均分配到几个月当中，但与此同时，这也暗示着工作量增加，并要求 GAC 成员在闭会期间将更多时间和精力分配到 GAC 工作上。所有这些，当然，都需要他们在这个艰难时期，在日常工作之外进行。

虚拟会议也扩展了 GAC 虚拟会议的足迹。我们开始将我们与不同 SO 和 AC 领袖合作举行的双边会议移出会议周。我们也将工作组会议移出了会议周。所有这些都移到了闭会期间进行，并增加了在闭会期间的工作量。

我们也重新考量了只为给 GAC 成员提供信息的所有议程项目。要么以书面形式传阅，要么通过网络研讨会提供；这也再次增加了闭会期间的工作量。

在工作优先级方面，多年来 GAC 一直在呼吁并努力安排工作优先级，但是我相信，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减少会议，缩短议程等等。确定优先级现在能更好地实现，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跨不同选区与列席专家组的 SO 和 AC 主席协调。

我相信，必须公平地说，它开始的时间甚至比 COVID 疫情更早。但是我认为，随着 COVID 疫情的到来，它的执行力度更大，我们要更

快采取行动。而且鉴于时间框架较短，特别是对于坎昆虚拟会议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必须协调如何缩短议程。

远程会议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既带来了挑战，但也提供了一些机遇。我先说挑战。

具体到 GAC 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公报的起草，你的问题中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所以远程起草公报，不进行任何面对面的交流，受到了很多不利影响，因为缺乏人与人的互动，面对面沟通，交谈，起草小组的讨论和协商文本等等。但是目前，我们正在处理 GAC 成员的灵活性和理解问题，在我们的会议恢复之前，成员们甚至利用休息期间通过电子邮件讨论和协商。

第二个挑战，我相信并不是只有 GAC 碰到，前面莫琳也已经暗示，就是技术挑战影响到那些饱受连接问题之苦的成员们的参与，不管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基础设施差、负担不起连接费用，还是其他原因。第三个挑战，我相信也不是只有 GAC 碰到，那就是时区始终是对我们成员不利的一个问题。我们见证了数量庞大的 GAC 参与者，但是我个人相信 — 这仅仅是一个观察，没有得到任何数字或数量的佐证 — 但是我相信，和我们以往的面对面会议不同，现在不是每个人都会参加每一场会议。他们变得有选择性。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会议时间与他们所在的时区不配合。所以很难将所有 GAC 成员聚集到一个房间里，在一场会议上 — 虚拟会议上。

即便如此，GAC 还是做了两件事来应对时区挑战。在会议参与度方面，GAC 领导为那些因痛苦的时区问题而错过了一些会议的成员组织了每日简报会。我们已经见证，在 ICANN67 和 ICANN68 期间，GAC 成员们纷纷加入到 GAC 领导举行的这些每日简报会。

第二，我们一致同意允许 GAC 成员有 48 小时的时间在他们自己的时区评审公报，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在任何虚拟会议上达不到要求的门槛 — 虽然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 我们也不用担心法定人数的问题。

所以我要提前向社群表达歉意，原本他们期望在面对面会议结束后立即发布的公报，现在在虚拟会议结束后可能会稍微延迟发布。现在，我们要花 48 小时的时间来对它进行采纳和批准，然后再公开发布。

最后谈谈积极的方面，远程会议提供的机遇包括确定工作优先级，这一点我前面已经提到，就不再重复了。但是我还要说，这有助于加强 GAC 成员的远程参与。过去我们在面对面会议期间，远程参会的 GAC 成员是最少的，而且只是出于某些义务参会，不管是做工作组报告，还是就某一个主题进行陈述。现在，我肯定，或者至少希望，恢复面对面会议之后，我们将继续见证远程参会人数的增长。所以虚拟会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加强、改进远程参会，证明远程参会是任何 ICANN 面对面会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莎莉。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你，玛娜尔。非常感谢你从更宽泛的角度介绍各种挑战，以及 GAC 为克服挑战而采取的一些创造性解决方案。所以，谢谢你。

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之后我们将请社群进行反馈。我的下一个问题要问 RSSAC 主席弗雷德·贝克 (Fred Baker)。

弗雷德，RSSAC 传统上并不是主要依赖面对面的 ICANN 会议来推进工作，尽管它确实会定期在 ICANN 会议期间以及在其他像 IETF 这样的会议上碰面。

当前的环境影响到 RSSAC 工作的节奏、重点或进度了吗？

弗雷德·贝克：

我的回答是没有，不一定。你也知道，我们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或者像 Zoom 这样的音视频会议功能来开展工作。我们历来也会在 ICANN 休会期间举办工作坊。所以 ICANN 走向线上这个事实，基本上就是转换到我们的日常工作环境。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依赖到某个地方去开会才能确定工作说，“好吧，我们就做这件事”，而要说，“好吧，让我们把这些会议分开在不同的时间进行。”比如，我想 RSSAC 本周召开了四到五次会议。但是其中只有一次是真正出现在 ICANN 日程表上的。其余会议基本上是让 RSSAC 参会者有一个机会对话。所以我们就是说，好吧，我们有一个工作组，它会做好手头的工作。所以我的回答是没有，它没有对我们的工作节奏、重点或进度造成实质性影响。

莎莉·纽维·科亨：

这很不错。很好。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弗雷德·贝克：

我认为参加面对面 ICANN 会议对 RSSAC 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见到非 RSSAC 成员，通常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们会说：“你们是什么机构？我为什么要关心？”这时我们就要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可以在房间里做一番说明，或者可以在走廊聊天，等等。它确实会提供一个我们作为小组能够见面、握手并加深对彼此认识的场所。

通过电子邮件等工具远程工作，你永远不可能真正听到对方的声音。你可以看到他们要说的话，但是永远听不到这个人的声音。而认识这个人确实会给这些对话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ICANN 会议一直对我们很有用。

过去一年，玛娜尔还邀请我们和 GAC 对话。莫琳也邀请我们和 ALAC 对话，向其他社群介绍自己。让社群认识我们，我想这就是面对面的价值所在。

莎莉·纽维·科亨：

弗雷德，非常感谢你的介绍。有意思。

在进入社群反馈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要问 SSAC 主席罗德·拉斯穆森 (Rod Rasmussen)。

罗德，SSAC 目前已经举办了两场 DNSSEC 工作坊，分别是在 ICANN67 和 ICANN68 期间。这些活动一直效果不错。此外，SSAC 最近成立了一个新的 DNS 滥用工作组，而且据我了解，它也在进行外展，招募新成员。我要问你的问题是：走向线上给持续进行的 SSAC 活动和外展带来了哪些挑战，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罗德·拉斯穆森：

谢谢莎莉。

SSAC 一直在有节奏地开展工作，其中包括了大量的远程参与。到目前为止，缺乏面对面会议并没有对我们的工作能力造成巨大影响。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组会议节奏，这些会议已经安排在方便的时间进行，因此我们的成员能够聚在一起，共同推进工作。基本上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个节奏。

我们不得不应付的最大影响可以说就是，由于疫情原因，人们有日常工作和其他个人事务要处理，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贡献能力，不管他们之前做的是什​​么工作。这可能是我们不得不应对的最大的影响。这是我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的调整的，特别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审核流程，能够让人们及时了解各项工作。

至于现在已经举办两届的虚拟 ICANN 会议，讽刺的是，实际上，我们部分活动的参与率达到了最高水平，比如你提到的 DNSSEC 工作坊，以及我们自己的开放 SSAC 会议。我们也会举办虚拟会议。我可以肯定的说，在问答的基础上，我们的参与率达到了最高，互动效果也达到了最佳，期间我们能够回答来自各方成员的问题，而且是实时回答。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希望纳入这部分，即使在恢复面对面会议之后。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接收一些更接地气、类似在聊天室里提的一些问题，并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围绕着一​​些主题，我们可以展开一些非常有趣的技术对话，而这是我们过去可能没有做过的。这很好。

就像其他人提到的，我们也很怀念建立关系的机会。特别是有很多会议，我们一般会和其他 SO/AC 或其他组织举行双边会议，期间可能会讨论大家想要告诉我们的某个具体的 SSR 相关问题。

尽管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远程安排和工作，但是和找个时间大家面对面开会相比后期的整合还是要困难的多，而面对面开会要方便得多。

当然还有所有的走廊谈话之类。我也要说，会议室里常见的交头接耳，有的人看起来对你一直在讲的话题很疑惑，你实际上现场就可以深入解释，对吧？而这些互动才是你们真正会丢失的。

特别是当你开始谈论一些技术活动，我们处理的技术事务时，在线上你可能很快就会失去与会者的关注，而且毫无头绪，因为你们现在都在盯着我，脸上凝固着亲切的微笑。当出现这样的表情时，就有点难以理解了。有的人可能在说“哈。”这是我们的发现。

它将对我们的后续的工作有一定影响。SSAC 有一个年度工作坊，期间我们大家会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举行面对面会议，切实地推进工作。它通常在九月份举行。显然，今年九月份无法举行了。十二月可能会举行一些临时活动，比如工作坊之类。我们必须灵活变通地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的管理委员会同样会在一年当中多次聚在一起，但不得不采取虚拟的方式。目前一切顺利。我们的员工做了很棒的工作，全程指导这些事情。

但是当然会产生一定影响，总有一些重要细节需要大家坐到一起商量着解决。我们至少有一个进行中的工作项目有点停滞不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坐到一起，没办法进行这些交头接耳、这些私下里的讨论，而这些交流有助于将事情理顺并推动找到解决方案。

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会完成工作。我想，我看到在整个 ICANN 范围内，大家都有一点悲观。疫情到现在持续了三四个月，大家都有一点烦躁，或者厌倦了这种被禁闭的状态。尽管可能会有一点不和谐，但还是要一直以良好、专业的方式做事。虽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但我想我们都必须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好自己，确保你对世界的悲观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你在做的工作。现在，我们所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遇到挑战。所以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我想，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这一点。

说明一下，我们确实有一个关于滥用的工作组，我们邀请了客人加入。SSAC 正在寻找更多成员。我们的成员有点少。过去几年，陆续有一些同事离职。我们对我们的成员资格、技能等等进行了一个大改造，并认真审视了我们完成的工作。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们在二月份就完成了这个大工程。我们已经准备好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着手招募一批成员，并在世界各地的召开会议期间与我们的成员面对面交流。但这些都落空了。

莎莉，在这方面你和你的团队一直在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希望以虚拟方式来做这件事。但这有点像抛给了我们一个弧线球。所以我们想要找到最佳的外展方式来招募新成员，他们可以来自世界各地，拥有多元化的背景，好填补我们自身技能的一些薄弱领域。因此，我们希望做这件事。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会有一些更大的计划以更加个人化的方式来进行。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

莎莉·纽维·科亨：

非常感谢。我想有一点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我们大家都制定了计划，但我们不可能以相同的方式来完成。

但是我要感谢专家组的各位，你们都对各自面临的挑战、从中可能产生的机会提供了很好的洞察，并介绍了一些真正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接下来的工作，因为此次疫情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谢谢大家。我注意到我们只剩下几分钟了。我们本来希望有多一点时间来倾听反馈。

我知道问答栏里收到了一条信息，我们会把它读出来，之后我想请跃然和马腾做结束发言。

詹姆士。

詹姆士·科尔：

谢谢。这个意见来自豪尔赫·坎西奥 (Jorge Cancio)。我在聊天室里看到，考虑到碳足迹和其他情况，你们有意重新考虑后 COVID 时期面对面会议的数量。也许合并一到两次面对面会议来进行非正式的、自发的互动和召开虚拟会议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莎莉·纽维·科亨：

好的。

马跃然：

莎莉 — 再次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很遗憾我们已经开始 — 它有一点（听不清）。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计算 ICANN 旅行的碳足迹，我们也发布了相关信息。实际上这是源于和社群成员的对话，包括你自己，我们想要把它加入到对话当中，因为存在一个碳足迹成本。

说到你的问题，实际上，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途径，来和你们以及社群进行这个对话。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支持 ICANN 社群，支持它的工作，并协助这些工作。会议策略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和 SO 和 AC 领导们一起，他们将和不同选区的你们一起，开始商量怎么做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最后 —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不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它属于你们。我们在这里。

实际上，罗德，你让我说了一些让我的内心感到温暖的话。你说“我们的员工”，我把它作为一种赞美，因为这就是我们。我们是你们的员工。谢谢。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跃然。

下面我想先请马腾做总结性发言。之后，跃然，如果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可以继续。

马腾·波特曼：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带来非常积极的讨论。同时，我认为这个模式非常好，因为你们也体验到，社群的不同部分带来了不同的想法，现在在这里交汇。

这是我们非常想要支持的流程，就像跃然说的那样。这方面我们会尽可能地支持你们。所有这些建议都放到了台面上。

非常感谢这些好的建议，感谢你们一直积极参与到最后。

对于你们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你们在 ICANN68 参加的最后一场会议。对其他一些人来说，还有会议要参加。但我还是要利用这个机会，而不是在茶余饭后 — 最后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再次感谢你们的参与，感谢你们来到这里。

对，这不是我们希望中的世界。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专注并致力于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对此我真的很感激。

期待在后面的评估中也能听到大家的意见，也期待下一次会议的召开，那将是年度大会，而不是政策论坛。

所以在你们考虑自己的建议或解决方案时，也请考虑到这是一次政策论坛。下一届会议将是年度大会，在时间的安排上会有所不同。我们也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谢谢各位。不管现在是不是合适的时间，现在是时候请大家端起你们的咖啡、茶或者甚至是啤酒或红酒，只要是最适合你们的就行。

交回给你，莎莉。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

跃然，请。

马跃然：

谢谢。我要做一件稍微不寻常的事。在这边，我收到了有关现在全球各地都在开展的“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的问题。

为了让大家了解，我想读一下本周我写给员工们的一封信。

这么做是因为我想对我们做的一切保持透明。很抱歉这么晚还耽误大家的时间。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想请你们再逗留一分钟。

这是我给我的团队写的一封信：我们都有责任反抗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我们都见证了世界各地爆发的抗议活动，呼吁司法公正，终结系统性种族主义。

ICANN 强烈支持一些核心原则和全球议题，这也是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我们对任何类型的歧视持零容忍态度，并致力于为黑人和有色人种提供一个安全包容的环境。

ICANN 负责确保互联网唯一标识符系统的稳定性、弹性和互用性。我们信仰一个人人都能连接的开放互联网。

过去几周的事件提醒我们所有人，整个互联网和所有对信息的访问都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能够曝光种族偏见和不平等，促进当地和全球的人民团结起来，一起为了改变而奋斗。

但是在 ICANN 组织内，我们正采取行动使组织负起责任。我们致力于更好地理解多元化、多样性和包容性，从而制定出一套指导原则。

我们将开放和促进一个支持员工的对话，确保任何类型的种族歧视或偏见在我们的工作场所绝无立足之地。

我们要舒适地进行不舒适的对话，从而解决有意和无意间表现出来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我们要更多地倾听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声音，深入了解每天都在影响他们的这些问题，我们要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来消除不平等。

ICANN 组织和我们的全球社群站在一起，继续在 ICANN 流程中实现参与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提高 ICANN 政策制定中的全球代表性。我们做出了一些努力，例如工作阶段 2 加强 ICANN 问责制工作组提出的多样性建议。它们亟待实施。但是，实施这些建议只是一个起点。

持久的变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它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和态度上的转变，在我们的全球社群中真正拥抱多样性和包容性。预期行为标准和 ICANN 反骚扰政策是我们规范自身行为的路标，也反映出我们作为一个社群和组织坚决秉持相互尊重的精神。

非常感谢。

莎莉·纽维·科亨：

谢谢跃然。在这之后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讯息。谢谢你的分享。

我们的会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感谢专家组成员，谢谢你们的意见和洞察，也谢谢马腾和跃然。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和贡献。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们完成这个调查。因为这是一次试点，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获得你们的反馈，以便将来更好地改进会议。

谢谢大家，不管在哪里，祝你们一天愉快。

谢谢。

[会议记录结束]